

从旗袍的发展轨迹看审美意识的历史变迁

秦 颖

(大连民族学院外国语言文学学院, 辽宁 大连 116600)

摘要:旗袍是中国女性独具民族特色的“国服”。经过多年的修正与改良,它从满族的袍服,发展变迁成为最能体现中国女性美的服装,集中了东方的美与神韵,反映了中国文化的审美情趣。本文沿着历时性脉络考察旗袍的产生及其历史变迁,从中总结旗袍本身所表现出的中华审美意识的时代变迁,同时兼顾日本传统服装中所体现的本民族审美情趣的变化,以期说明任何民族的传统服饰与各自民族或国家的审美意识的紧密关联性。

关键词:旗袍;审美意识;变迁

中图分类号: K892.2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6-365X(2013)02-0087-04

服饰是人类特有的劳动成果,它既是物质文明的结晶,同时又具有精神文明的含意。人类社会经过蒙昧、野蛮到文明时代,缓缓地行进了几十万年。我们的祖先也在艰难地生存考验中继续着对美的追求。追求美是人的天性,俗话说“人在衣裳,马在鞍”。衣冠于人,如金装在佛,其作用不仅在遮身暖体,更具有美化的功能。几乎是从服饰起源的那天起,人们就已将其生活习俗、审美情趣、色彩爱好以及种种文化心态、宗教观念等等,都积淀于服饰之中,构筑成了服饰文化的审美内涵。它是人类物质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浓郁的地域特征和丰富的文化内涵,每一种服饰都代表着该服饰拥有者的审美追求。随着时代的发展,人们的审美意识也必定随之发生变化,反映出服饰主体所追求的审美意识的时代性。

旗袍,是我国一种极富民族风情的女士服装,由我国少数民族之一的满族妇女的长袍演变而来,由于满族又称为“旗人”,所以将其称为“旗袍”。旗袍自产生以来,随着时代的发展变迁,其样式、材料、色彩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反映了不同的时代人们审美追求的变迁。

考古学家认为,今天的黑龙江省宁安牡丹江镜泊湖一带是满族的原始社会遗址,满族的先民肃慎人从大约三千年前就生活在这一带,他们以游猎为生,并且以善造弓箭闻名。南北朝时肃慎又称为“勿吉”,隋至唐初称为“靺鞨”,在辽、金时期又称为女真,并于公元 1115 年~1234 年建立了金朝。公元 17 世纪初,女真人努尔哈赤逐渐统一了女真各部,女真各部先后编成“八旗”。1635 年,努尔哈赤废“女真”这一名称,将女真合并一起称为“满洲族”,简称为“满族”。我们可以从满族的起源及其发展变迁中了解,满族人一直生活在东北大平原,过着狩猎、游牧生活,白山黑水的地理环境孕育了满族的民族性格和特有的民俗风情。满族的传统服装也受到当地特殊历史、地理环境的深刻影响,其款式、色彩、纹样、面料受到东北地区寒冷气候、复杂地形等历史自然地理因素和风俗、宗教、审美等历史人文地理因素影响,充满着浓郁的民族特点和民族性格的神韵,突出了北方骑射民族的生活特点,显示出别具一格的服饰特征。袍服是满族男女老少一年四季都穿着的服饰,结构十分严谨,全身由整块衣料裁剪而成,没有衣料的重叠之处,也没有不必要的带、绊、袋等装

饰。它裁剪简单，圆领，前后襟宽大，而袖子较窄，四片裁制，衣衩较长，便于上马下马，对于骑射民族来说，一切装束都要追求可体利落，以利于马上奔驰；窄窄的袖子，便于射箭，袖子口附有马蹄状的护袖，又称马蹄袖，也来源于长期的狩猎生活。满族妇女的旗袍样式基本上与男子相同，只是没有“箭袖”和前后的开衩，最初是长马甲形，后为演变成宽腰直筒式，长至脚面，领、襟、袖的边缘镶上宽边作为装饰。满族妇女擅长刺绣，服饰的衣襟、鞋袜、荷包及枕头上，到处都可看到龙凤、鹤鹿、花草等吉祥图案，这些图案在装饰之余，又隐含着丰富的寓意，极富隐意之美，譬如以松树、仙鹤比喻长寿等。不论男女，满族的服饰色彩多以淡雅的白色、蓝紫色为主，红、粉、淡黄、黑色也是其服饰的常用色。在传统上，满族有尚白的习俗，以白色为洁、为贵，白色象征着吉祥如意，常用作镶边的饰物。

公元1644年，清世祖（顺治）率兵入关，定都北京，并继而统一全国。为了巩固政权，清政府强制实行服制改革。各类正规场合，不分男女都要以“袍”加身，如朝袍、龙袍、蟒袍以及日常的袍服，《桃花扇》中就有关于这段历史的描述。尽管如此，由于满族在努尔哈赤的时代，就在政权建设、社会发展等方面注意吸收汉人文化，开创了“清因明制”的先河。皇太极执政后，继续推行吸收汉文化的既定政策，初步形成政治上武功与文治并举，文化上提倡儒学的治国思路。因此，满汉文化的交融同样反映在服装的变化之中。满族进关以后，逐渐脱离骑射生涯，由于生活环境发生变化，骑射活动已从日常生活中淡出，箭袖只作为一种象征成为礼服或礼节中的一部分，平时将袖子挽起，遇到上级或长辈，则将袖子弹下行半礼或全礼。妇女的袍服适度地强调胸、臀和细腰，使得女性的曲线美没有经过太多的雕琢，而以一种天然的方式体现出来。在汉人文化及其生活习俗的影响下，旗袍无论是整体的样式还是做工，无论是色彩还是领口、袖口的讲究都发生了微小甚至是明显的变化，种种变化都是时代的变革带动的，都体现了特定时代的审美追求。例如清朝初年的旗袍圆领、袖口收紧、上下直线剪裁、下摆宽大，两侧或四面开衩、全身较宽松，其风格朴素自然、纹饰自由、色彩素雅。后来由于满汉文化的交融，旗袍的款式有了极大的变化：领子经历了从无到有、从低到高的变化过程，且形似元宝，袖口平而宽大，并一改清初的简朴风格，极尽奢华，所选用的衣料大都是绣花红缎，在旗袍的领、襟、袖的边沿部位都采用宽图案花边镶滚，绣花图案中以凤凰、牡丹等比喻富贵吉祥的汉文化因素逐渐增多。但其造型外观，仍采用平直线条，衣身宽松，只是在下摆一律采用两面开衩。

而真正成为中华服饰文化的代表的现代意义上的旗袍则诞生于20世纪初，盛行于30、40年代，成为世界公认的中国女性的“国服”。20世纪初，清王朝摇摇欲坠难以为继，清廷内外交困，国力势微。帝国主义的坚船利炮攻破了清朝封闭的国门。为挽救危亡，清廷洋务派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救国方略，派遣大批留学生到国外学习，军队也改练新军。在中国学生和军人中最先出现了西式学生的操衣、操帽与西式军装、军帽。洋装的输入，提供了评判美的另一种参照系，直接影响社会服饰观念的变更。由于受到欧美服饰的影响，旗袍袖口缩小，滚边改窄；衣长仅过膝，与以前相比更为称身合体。30年代，受西方立体裁剪的影响，旗袍的造型逐渐趋于合体，款式也变化多端。领子先是流行高领且夸张到将脖子全包裹起来，直到腮边，而后又流行低领，最后甚至把领子全部去掉。袖子的长度也逐渐变短，出现了长、中、短、无袖之分，而且还有连肩袖、荷叶袖等。40年代的旗袍在整体上与其他年代的旗袍相比没有很大的变化，只是衣长缩短到膝部，其款式简洁、利落，线条流畅充分显示女性风姿风韵。经过多年的修正与改良，旗袍已经成为最能体现中国女性美的服装，用中国传统的布料如丝绸、锦缎，做成“最中国”的服装，穿在发髻高挽、身材窈窕的中国女子身上，将中国女性的头、颈、肩、臂、胸、腰、臀、腿以及手足所构成的众多曲线巧妙结合的整体完美地展现在众人面前。这种改良旗袍，从遮掩身体的曲线到显现玲珑突兀的女性美，使旗袍彻底摆脱了旧有的模式，极大地影响了中国传统的价值观和审美意识。

沿着历史的发展轨迹，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旗袍作为中国传统服装从产生到发展，从来没有

离开过所在时代的社会文化环境影响，始终反映着各个时代的价值观和审美追求。无独有偶，日本的和服是当今世界公认的最能体现日本女性温柔、妩媚之美的传统服装，它的产生与发展同样也印证着这一点。

和服起源最早可以追溯到公元3世纪左右，据《魏志·倭人传》书中记载：“用布一幅，中穿一洞，头贯其中，毋须量体裁衣。”到了奈良时代^[1]，中日文化交流达到鼎盛时期，日本多次派遣使团来到中国，因此日本国内盛行“唐风文化”，此时的和服深受唐朝服装的影响，是一种齐踝长的、有宽大的长袖和V型领的袍服，和唐代服饰所表现出的思想开放如出一辙，这一时期的日本和服的凹陷的领口设计，显露着脖颈的肌肤细嫩、修长，直到以后的歌舞伎的服装依然保留了这样的审美情趣。平安时代^[2]盛行展示日本独特文化的“国风文化”，特别是唐朝在907年灭亡后，日本逐渐形成在吸收、消化大陆文化基础上的独特审美意识，和服也渐渐摆脱外来的影响，发展出独有的奢美与精致的特色，其颜色更加多样化，袖子也变得更加宽大。众所周知的“十二单^[3]”就是在平安时代被贵族妇女所喜爱的服饰。镰仓时代^[4]，相对精干、简朴的“武家文化”出现。若称风花雪月的奈良、平安时代的文化特征为女性的、柔美的，那么日本的武家社会则具有彻头彻尾男性文化特征。武士所奉行的生活准则也成为整个社会上下组织道德伦理生活的行为规范和准绳。社会全体，一致朝武家看齐。这一时代特征也反映在服装上，和服恢复素朴，注重实用性，便于活动的小袖^[5]开始流行。江户时代^[6]以后，“町人^[7]文化”盛行，整个文化呈现出追求享乐的倾向，对个人的、直接的、情欲的东西十分注重，它的最终目的是时尚和大众化娱乐的世界。此时和服也随之开始平民化，小袖形状变得接近现代。至此，现代意义上的和服就基本定型了，此后一直没有太大变化。我们现今看到的和服大都是沿续了江户时代的服装样式。

另外，随着历史的沉淀，日本文化也逐渐在吸收外来文化的基础上形成了自己的特色。日本人对自然色彩，特别是对四季的色彩变化，有着极其细腻的感受。体现在传统服装上，和服的纹样多拈取季节感浓郁、体现时间变换的事物，如日本人喜爱的菊花、樱等纹样，这些纹样往往带有浓烈的季节气息；此外朝开夕合的牵牛花—“朝颜”和夕开朝凋的葫芦花—“夕颜”体现了时光的飞逝。所有这些都表现了日本人对季节、气候转换的敏感和祈盼，以及他们对于自然的崇敬和细腻的审美。和服对于色彩也极为讲究，强烈地表现在与季节的关系上。春天的嫩黄粉绿，秋季的橙黄橘绿，夏天郁郁葱葱的青，冬天晶莹透明的白，充分展示出日本独特的四季自然之美。这种自然色彩的审美情趣，源于日本人素朴淡雅的审美意识以及追求不以艳色取悦为目的简素纯雅之色的审美心理。

一个民族的风俗习惯是综合的、世代相承的文化现象，是人们生活习惯和传统的积淀，它反映着特定的国家及民族的衣食住行、宗教信仰、社会交往和民族心理。服装，是一种审美文化的表现，与人类数千年文明史紧密相联。不同的国家由于地域、文化背景和社会形态不同，价值观念、宗教信仰、风俗习惯也不尽相同，从而深层次地影响到人们的服饰美观和服装风格的趋同和变化，最终形成了各自不同的关于服装色彩、样式选择等方面的审美规范。因此，服装作为社会文明的重要表现形式，早已不单纯是衣装本身，而是一种被物化了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载体，是特定文化价值观的物化表现。世界上每一个国家都有自己的传统服装，人们往往根据自己生活的自然环境与审美情趣选择一种或多种不同的服饰，并在漫长的历史演变中加以完善和发展，最终形成具有特色的传统服饰。因此传统服饰能从一个独特的侧面反映出该国家的审美风尚与审美意识。

旗袍、和服在漫长的岁月变迁中不断完善后，发展成为中日两国各具代表性的传统服装，它们体现了中日两国不同的审美情趣。中国的审美含蓄而寓意深藏，多讲求人文寓意，在欣赏的同时更注重体味事物背后的含义；而日本的审美情趣比较直白，但更贴近于自然，在审美的同时追求的是与自然紧密融合。这些审美情趣在影响人们对服饰的选择的同时，也深深影响了两国国民的心理，传统服装中的文化符号已经延伸至各个领域。

注释：

[1] 日本历史年代，710—794，奈良朝受中国盛唐文化的影响。

[2] 是日本古代的最后—个历史时代，从 794 年桓武天皇将首都从奈良移到平安京（现在的京都）开始，到 1192 年源赖朝建立镰仓幕府—揽大权为止。

[3] 是日本女性传统服饰中最正式的一种。于平安时代的 10 世纪后开始被作为贵族女性的朝服，现代在一些场合是正式礼服。—般由 5-12 件衣服组合而成。按照不同季节，穿着人的身份和场合，十二单衣的颜色和花纹有特定的复杂搭配。

[4] 1185 年—1333 年，是日本历史中以镰仓为全国政治中心的武家政权时代。

[5] 和服的一种样式，现今的和服雏形。

[6] 1603-1867，是日本封建统治的最后—个时代。

[7] 日本江户时代的称呼，他们主要是商人，部份人是工匠以及从事工业的工作。虽然他们在江户幕府的士农工商的身份制度下是最低的两级，但是他们依靠商业买卖以及独有工作技能，让部份町人的财力比武士阶层的大名还高。町人在江户时代的中期，开始形成独特的文化。

[责任编辑:何晓芳]

（上接第 74 页）是吉祥的数字。另外，根据萨满教的“三界九天”观念来看，学“乌云”，即是学习旋天术，有九层天，所以有“九乌云”—说。新的神职人员学习的时间以九天为—个单位，每学习九天，他们都有经过—次考试，以检查其对九天以来所学内容的掌握程度，同时每九天也要更换—次供品。

[6] 石姓家族萨满的缔造者，家族成员认为，是这位神灵抓了石姓家族的头辈太爷，即第—位萨满神。笔者在调查的过程中发现，石姓家族成员多信仰此神，关于此神护佑家族成员的传闻很多。

[7] 从石姓家族萨满野祭神本所提供的材料来看，石姓家族共有野祭神歌 30 篇，其中萨满神—篇、瞒尼神 13 篇、自然神（主要为动物神）16 篇，实际祭祀的神灵数目要多于神本上的神灵数目。

[8] 小韩屯石姓家族的“谱房子”由家族成员石文炳于 2000 年出资为族人购买，位于小韩村，是—间约为 30 平方米的屋子，用于供奉家族的神龛（祖宗板）以及家谱（影像谱），存放萨满神器、道具以及谱书。

[9] 据石姓家族成员传讲，此位萨满神为女性，是石姓家族的儿媳妇，神案子上的形象为其丈夫。

[10] “放”，石姓家族成员的习惯说法，即是请神灵附体于萨满之意。

[11] 这些神位包括：大神案子、南炕神位、柳枝神位、奥都妈妈神位、七星斗、神树。

[12] 拜鼓，是指萨满在神案前将神鼓来回平行摆动敲击，此动作表示“拜鼓”。

[13] 访谈对象：石清真，男，68 岁。访谈时间：2012 年 7 月 6 日。

[14] “弥勒”，即是旋转之意。

[15] 访谈对象：石清真，男，68 岁。石宗义，男，33 岁。访谈人，于洋。访谈时间：2012 年 7 月 6 日。后文的神词翻译均由此二人提供，故不再加注释。

[16] 锅头，是对祭祀中负责杀牲、做供品人员的称呼，须由本家族的男性成员担任。

[17] “奢棱泰瞒尼”，汉意为像铁—样的英雄。

[18] “胡牙气瞒尼”，汉意为喊叫的英雄。

[19] 郭淑云著：《中国北方民族萨满出神现象研究》，民族出版社，2007 年版，第 95 页。

[责任编辑:何晓芳]